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後語

通鑑綱目之惠後學久矣李果齋後語
曰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同附列於其
後然有是言也而夫見是書也五十有
餘年莫有知其詳者未嘗不撫卷太息
遐想於斯語噫麟筆絕而史法壞司馬
公鑑古託始三侯之僭命自是權謀變
詐之習益深坑師滅國于統夷族相迹

而奔興廢離合輻輳於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間其端如毛朱子推絜矩之道
寓權衡之筆大書分注自相錯綜以備
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苟非發
凡釋例一以貫之則述作之意孰得而
明勸懲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經大法所
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爲萬
世之準繩者何以見直書不隱之實是

豈尋行數墨強探力索者所可得其彷彿哉宜後學之所大恨也一日觀訥齋趙公文集間有考亭往來書問乃知綱下之且蓋屬筆於訥齋而管末之聞訥齋曰凡例一冊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書也塵編將發影響自露及因上蔡書堂奉祠謝君作章爲趙之嫻力囑其訪問曰嘗毀於水而未必存越一年始報

曰凡例幸得於趙君與嚮錄以見授如
獲天球弘璧復得僚軒趙公本叅校互
正遂成全書今諸本所刊序例即此凡
例之序也其後列十有九門總一百三
十有七條凡下有目目下有類正統無
統之分甚嚴有罪無罪之別亦著或君
其王或主其帝或以盛書或以僭書或
以得失書或以更革建立書有以自爲

自稱書者有以賢否用舍書者有以可
戒可法書者有以示疑著僞書者或著
刑臣有功之始或著刑臣與政之始或
著外家與政之始征寇誅殺之不同薨
殂卒死之有異條分縷析該覈謹嚴治
亂躍如也晉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
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
可證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

子之爲也。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
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於夫子
至若曲筆亂紀，隱慝匿情，有先儒之所
未盡者，悉舉而大正之，蓋深以邪說橫
流，誠有甚於洚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
其責。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
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開歷古之羣蒙
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吁朱子之書流行天下無有遺者獨此一
卷晦迹既久殆將堙淪不廣其傳則
讀是書者終無釋疑而辨惑遂鋟梓于
稽古堂與同志共之有宋咸淳乙丑正
月望金華王栢書

凡望金華王師省

部書望與同志共之休米湖影之且年

隨具書各各時野城而轉想想強對主

一各都整將入學際既倫不測其對似

下米下之書然不天不照音強休對似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識語

右通鑑綱目凡例得之今貳車潘公

子輿

蓋金華始鋟木而學者多未見也是書
固宜與綱目並出然自乾道壬辰今百
年矣彼先後顯晦之故抑有其數耶發
凡以言例夫子何隱乎爾而使後之人
隨義而昭明之殆有所屬不然夫子豈
靳乎是而不傳哉執傳例以求春秋勿

可執是書以求綱目則可微綱目無以
以知春秋微是書無以讀綱目信其傳
之不可不廣也貳車念家學考亭謂刻
諸學宮以惠我人旣成矣復相語曰安
得并刻綱目備此一書以爲宣學鉅麗
之典也哉郡文學掾廬山文天祐謹識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爲作曰其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圖嚴君臣辨內外懲惡而勸善其要歸於撥亂世反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

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爲傳舛午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流所能揜蔽之也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

法又廢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墜之餘
超然遠覽推本荀悅漢紀以爲資治通
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
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
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
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
記備言曲暢旁通包括既衆前後相承
若長江大河順流東趨雖欲盡爲界限

而莫可得蓋其詳固未易記識而其大
要亦未易以槩舉也至于帝曹魏而寇
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
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荆揚雄
荀彧之見取若此類其於春秋懲勸之
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
所爲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
制一年之內綱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

其要井井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辭固
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
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于大經大法
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
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
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
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

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
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
者也况於兼策牘之制會文質之中不
使孤行以啓後世異同之說其亦毫髮
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曷爲不
繼春秋麗澤先生呂公之爲大事記也
固接於獲麟且託始而迷先幾齋居感
興亦既言之矣今而不易何也曰事記